

在我的枕边常常放有一本《唐代诗词赏析》，兴致上来偶诵三两句，顿觉口齿生津。“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“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”“过尽千帆皆不是，斜晖脉脉水悠悠，肠断白苹洲。”……近来忽然对闺怨诗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“打起黄莺儿，莫教枝上啼。啼时惊妾梦，不得到辽西。”思夫心切的少妇在睡梦中正与远征辽西的丈夫相会，却无端被太不知趣的黄鹂鸟的叫声惊醒，一下将她从美梦中拉回到孤身独处的现实里，她怎么能不懊恼呢？作者通过一个意想不到的生活细节，细致入微地写出了闺中少妇对远方征人的思念之情，可谓别出心裁。这首诗题为《春怨》，是我最早接触的一首闺怨诗。

唐代是诗歌的国度，也是诗歌艺术发展的顶峰。边塞诗、田园诗、咏史诗、咏物诗、送别诗等各类题材可谓蔚为大观，而在唐代诗词的百花园中闺怨诗可谓一枝独秀。顾名思义，闺怨诗是写思妇独守空闺幽怨之情的诗，情感局限于闺中幽怨，多为儿女情长之作，虽说不是什么宏大的主旋律，但却有一种独特的审美，形成了“以忧伤为美”的审美特征。

“闺中少妇不知愁，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在闺怨诗里面，王昌龄的这首《闺怨》当属上乘之作。春天到了，一名不知忧愁为何物的年轻女子，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步态轻盈地走上了翠楼，当她看到远处田野里杨柳青青一派春光美景时，一种莫名的情绪袭上心头，她想，如果现在老公陪伴在身边，一起欣赏这美好的春景，该是多么幸福的事啊！后悔当初真不该让他到外地去寻找什么升官发财的机会。此诗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，给美丽的春景添上了感伤的一笔，可谓一咏三叹，一波三折，含蓄蕴意，诗味悠长。“悔教夫婿觅封侯”一句也因此成为流传至今的佳句。

唐代的经济很发达，一些经商者常年在外奔波劳碌，一去多年杳无音信，他们的妻子独守空闺，寂寞孤独，便生出无限幽怨。李益的《江南曲》便是代表之一：“嫁得瞿塘贾，朝朝误妾期。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。”诗中以一个商人妇的口吻诉说自己的幽怨之情，她说老公外出瞿塘经商，久久不回，耽误了自己的青春时光，而红颜逐渐老去，这位商妇不免发出“朝朝误妾期”的怨声。这时作者笔锋一转，“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”。真后悔啊！如果早知道潮水是有规律地按时涨落，当初嫁给像潮水一样有规律的弄潮儿就好了，那样就可以长相厮守，共享美好时光了。

闺怨诗，其美学意义就在于呈现出一种婉约缠绵、幽怨感伤之美，形成了“以忧伤为美”的审美特征。而且其朴素自然、由浅入深的艺术风格以及比兴寄托的表现手法，都是让我们对闺怨诗产生浓厚兴趣的原因。可以说，闺怨诗在唐代诗词的百花园中是一朵独放异彩永不凋零的奇葩。

我有位表哥，每逢春节返乡团聚，他总爱拉着哥在过一种“加减法”式的生活。直到爱人听完他的念叨后，对我说：“我多少，每笔收支都要掰着手指数算得明明白白。更让他挂心的，是三个孩子的教育投入与回报。哪些钱像扔进深潭的石子，连个水花都看不见；哪些钱则像播种的种子，终于结出果实。哪个孩子如今事业有成，能反哺家庭；哪个孩子仍在啃老，需要他持续“输血”。这些账本，他每年都要翻来覆去地念叨。

人生非算式

尚九华

二年(1202)，陆游被罢官13年后奉诏入京，担任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。到作《阅古泉记》时的嘉泰三年(1203)四月，陆游已经完成了国史编修。

此二记(《南园记》《阅古泉记》)并非陆游“主动为之”，而是应韩侂胄之邀，“承公之命而不获辞”，更非陆游为“再度出仕”而投靠韩侂胄而作。目前并无任何证据显示，“游起于告老之后”与作《南园记》存在因果关系。对这一点，即便是朱熹也不否认。在书信《答巩仲至》中，朱熹记述：“(庆元五年春)，临安已有‘议者欲起洪景庐及此老(即陆游)付以史笔。’”

但让陆游及其后人始料未及的是，此二记竟成为主和势力与道学之士攻讦他奉迎韩侂胄的把柄，譬如“宜休之晚节，蔽于不义之浮云”“损晚节以规策进”……

显然，以老朽之身图“利禄功名”不合逻辑。

陆游何来“晚节有亏”？顶多是践行理想时“饥不择食”的一厢情愿罢了。因此，明代毛晋在辑录整理《放翁逸稿》时于跋中写道：“至于《南园》之记，惟勉以忠献事业，无谀词，无侈言，放翁未尝为韩辱也。”

写到这里，陆游的《山村独酌》不禁浮上了笔者心头：“腰剑如今不换牛，固应万事一时休。孤舟惯作潇湘梦，骏马宁思鄠杜游。毁誉要须千载定，功名已向隔生求。石帆山下秋风晚，买酒看云自献酬。”

这山谷的回声，看似源自山间，实则从我心底涌出，经唇齿传向天地。换言之，心之所向，口之所言；言之所出，世之所回。

山谷的回响，恰是人生的隐喻。若终日抱怨，人生便如坠阴霾，不顺之事接踵而至；若常怀积极，人生自会阳光普照，好事亦如春潮涌动。

沧桑，却照样高耸入云，伸展的树枝如巨伞撑起一片绿荫。循着曲廊出来，诸多假山令人游目骋怀。南假山的嶙峋藏着园林匠人的诗心，西假山的土坡如泼墨写意，东假山的湖石似细描工笔，“仙人峰”的孔窍在光影流转中幻化成松鼠衔果、老翁垂钓的天然妙趣。石峰耸立，石骨峥嵘，似在石罅间轻轻述说着历史。

瞻园，是石头叠成的历史，也是水光浮动的幻梦。它将600年沧桑凝缩于庭园之中，宛如一本无字大书——俯仰之间，便可看到王朝兴替如轻风浮云、水月镜花，唯有石寿水长、树绿花红默然相守，时时都在静观人间烟雨。

星期文库

游园记之一

其灿若繁星的诗词之外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，却因被士大夫们攻讦为讨好权贵韩侂胄的“阿附谄媚之作”而广受诟病。

韩侂胄力主抗金，而已年逾古稀“金戈铁马入梦来”的陆游，矢志不渝地将“王师北定”视作人生的最大夙愿。这一共同的志向，成为性情各异、需求不同的二人殊途同归的交汇点。嘉定元年(1208)，韩侂胄主导的“开禧北伐”，由于准备不足、用人不当、部署有誤和下属官员(将领)的倒戈叛变、内乱等原因，最后以

失败收场，宋金双方签订《嘉定和议》。这一结局不仅决定了韩侂胄的历史评价，也给晚年陆游的名誉蒙上了污垢和阴影。但若“开禧北伐”获胜，历史的书写必将截然不同。事实上，北伐之初，南宋举国上下的支持拥护者不在少数，其中包括历来被后世推崇的、时任浙东安抚使的大词人辛弃疾。

《南园记》大约作于庆元六年(1200)，此时的陆游已是一位“老病谢事，居山阴泽中”“其愚且老，又已挂衣冠而去”的垂垂老翁，韩侂胄则年近五旬，志得意满。嘉泰

失收收场，宋金双方签订《嘉定和议》。这一结局不仅决定了韩侂胄的历史评价，也给晚年陆游的名誉蒙上了污垢和阴影。但若“开禧北伐”获胜，历史的书写必将截然不同。事实上，北伐之初，南宋举国上下的支持拥护者不在少数，其中包括历来被后世推崇的、时任浙东安抚使的大词人辛弃疾。

应什么。我喊甜，山谷回应甜；我喊苦，山谷回应苦。从未有过我喊“苦”而山谷回“甜”，亦未有过我言“甜”而它答“苦”。

终被时光卷走，只剩下石阶上斑驳的光影，悄无声息地见证着盛衰兴亡。

再往里走，便到了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。这里有太平天国时期的兵器、文书，其中一块刻着“侍卫府胡衙”的石碑尤为醒目。这里原是清代布政使衙署，1853年太平军破城后，东王杨秀清以此为府邸，遂号“东王府”。眼下石碑斑驳、字迹凝重，当年的惨烈战事似乎就凝固在石头之上。细查史料便可发现，清军曾在这里反攻，使其遭受重创，大火焚掠过后，几乎化为一片焦土。虽经兵燹，但旧时衙署的堂皇依然隐约可见。

走出展厅，一泓池水重又铺展，天光云影下，各色锦鲤悠然游动，搅碎了水中亭台楼阁的倒影。光影摇曳中，景色显得虚幻不定。池畔有株明代银杏，它虽历经

世所不容，被人“槌杀”，死于非命。但笔者认为，与五十多年前的秦桧相比，不管怎么看，韩侂胄毕竟没有卖宋、叛宋，本质上还是不同的。至少在金人眼里，他反而是个南宋朝廷的“忠臣”、爱国者。有个逸闻便恰好凸显了这种悖论。

据《宋稗类钞》记载，为乞求与金国媾和，礼部侍郎史弥远与杨皇后等人密谋，指使“权主管殿前司公事”夏震将韩侂胄槌杀，并割下其头颅，函首以献(这便是“函首安边”典故的由来)。次年，南宋使者出使金国时，被

●文史漫笔

陆游的晚节

祁文斌

金人头领带领参观忠繆侯墓。当着宋使的面，金人头领意有所指地说：“(他)对国家忠诚，却对自己犯了错误。”宋使问“忠繆侯”是谁，方知竟是韩侂胄。

回头探究，“里外不是人”的韩侂胄为什么力主“北伐”呢？多数学者认为，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“庆元党禁”之后朝野上下涌动的反对声浪，回应社会舆论，“立盖世功名”，借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制衡朝廷内的主和派，服务其权力斗争。

陆游是中国历史上存世诗作最多的诗人之一，而《南园记》《阅古泉记》作为

“我很快乐！”我喊道。“我很快乐！”山谷回应道；“我不高兴！”我又喊道。“我不高兴！”山谷也如是回应。总之，我喊出什么，山谷就回

山谷回声

立新

走近瞻园大门，“金陵第一园”的匾额泛着温润之光，赵朴初先生的墨迹似游龙惊鸿，将这座园林悄然点化。甫入园中，一泓碧水倒映着“瞻园觅秀”的碑影，也将园内风景悉数收入水底。据说，此处是明末石涛遗韵，石涛所叠的山石虽经沧桑，仍兀立于翠绿如茵的草木之中，显得年轻而俊俏。

穿过长廊，但见静妙堂面的飞檐翘角在阳光照射下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。静妙堂是明代留下的古老建筑，堂前楹联“奇石寿太古，好花争四时”分挂两侧，堂内朱棣御书“瞻望玉堂，如天在上”高悬于顶，瞻园之名由此而来。这里曾是徐达府邸的西圃，也曾是徐氏家族诗酒酬唱、宴乐风雅之所。如今古物犹存，人迹已渺，曾经的欢歌笑语

南京瞻园

胡建新

被誉为“江南四大名园”之一的瞻园，位于南京秦淮风光带核心区，是南京现存历史最久的明代古典园林。其历史可追溯到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前的吴王府，后为明朝开国功臣徐达的府邸花园，也是清朝各任江南布政使办公之地。

瞻园面积约两万平方米，园内共有大小景点20余处。其布局典雅精致、小巧玲珑，既有壮观气派的明清古建筑群，又有陡峭峻拔的假山、闻名遐迩的北宋太湖石，可谓楼榭亭台林立，奇峰异石叠嶂，清幽素雅中隐现着堂皇富丽，宁静庄严中彰显出灵性魅力。

南宋爱国诗人陆游，毕其一生满腔热血，以抗金卫国、恢复中原为己任，赤诚之心可昭日月。他那首临终绝笔“死去元知万事空，但悲不见九州同。王师北定中原日，家祭无忘告乃翁”，道出了北伐是他至死不忘的执念。也正是在这份刻骨铭心的执念催化下，晚年的陆游识人不善，招致非议。

《宋史·陆游传》记载：“游才气超逸，尤长于诗。晚年再出，为韩侂胄撰南园、阅古泉记，见讥清议。朱熹尝言：‘其能太高，迹太近，恐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其晚节。’”朱熹之所以说陆游“为有力者所牵挽，不得全其晚节”，是因为陆游曾与韩侂胄关系亲近、过从甚密——而韩侂胄不仅是朱熹理学的大敌，还曾打压包括朱熹在内的众多士人。而除了朱熹，对陆游“交好”韩侂胄持批评态度的还有杨万里，他们都是陆游的朋友。

作为北宋名相韩琦的曾孙、当朝平章军国事(权力位居宰相之上)的韩侂胄，在历史形象上似乎是一位“谤满天下”的人物，元代的脱脱等人甚至将其列入《宋史·奸臣传》。后世评价韩侂胄时，也往往为其贴上“党同伐异、专权独断、任人唯亲、败坏朝政”的标签，而对其正面的贡献与事迹则多有忽视乃至抹杀。

视韩侂胄为“奸臣”的，又何止《宋史》？早在当时，已成“罪魁祸首”的韩侂胄便

童年时，我常去放牛。将牛牵到山间，任其自由啃食青草，我便在一旁无所事事。为打发这闲散时光，总得给自己找些乐子。其中一件趣事便是喊山。我站在山谷中央，对着四周陡峭的崖壁大声呼喊：“你好啊！”话音未落，山谷便传来悠长的回响：“你好啊！”那声音仿佛另一个自己，在天地间与我对话。